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六

陽湖　趙翼　雲崧

後漢書三國志書法不同處

後漢書與三國志論時代則後漢在前而作史則三國志先成且百餘年也自三國志魏紀創為迴護之法歷代本紀遂皆奉以為式延及舊唐書舊五代史猶皆遵之其間雖有習鑿齒欲黜魏正統蕭穎士欲改書司馬昭弒君而迄莫能更正直至歐陽公作五代史及修新唐書始改從春秋書法以寓褒貶而范蔚宗于三國志方行之時獨不從其例觀獻帝紀猶有春秋遺法焉雖陳壽修書于晉不能無所諱蔚宗修書于宋已隔兩朝

可以據事直書固其所値之時不同然史法究應如是也陳壽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獻帝紀則曰曹操自領冀州牧魏紀漢罷三公官置丞相以公爲丞相獻紀則曰曹操自爲丞相魏紀天子使郗慮策命公爲魏公加九錫獻紀則曰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魏紀漢皇后伏氏坐與父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獻紀則曰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其二子魏紀天子進公爵爲魏王獻紀則曰曹操自進號魏王魏紀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匡討斬之獻紀則曰耿紀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至禪代之際魏紀書漢帝以衆望在魏乃

召群公卿士使張音奉璽綬禪位獻紀則曰魏王丕稱
天子奉帝爲山陽公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誅皆書操殺
此史家正法也至漢末諸臣如董卓袁紹劉表呂布袁
術公孫瓚陶謙劉焉等二書各有傳今兩相比較範簡
互有不同大概同作一傳則後人就前人所有者必節
之前人所無者必增之以見其不當同抄襲如袁紹傳
范書增陳琳作討操一檄劉表勸袁譚勿降操一書袁
配勸譚兄弟相睦一書劉表傳增表遣韓嵩使許嵩不
肯行一事劉琦問諸葛亮自安之策一事董卓傳增卓
先從張溫討邊章韓遂及不肯就徵等事增卓請追理
陳蕃竇武一疏增遷都長安驅洛陽數百萬人及發掘

諸陵等事皆卓被誅後又殺其弟及母妻子于郿塢一事皆獻帝東歸段煨以服御及公卿資儲來迎爲楊定所誣仍不缺于供一事袁術傳皆術向孫堅妻逼奪傳國璽事皆孫策止其僭號一書皆術歸帝號于袁紹一書公孫瓚傳皆瓚罪狀袁紹一表皆瓚守易京男子七歲以上不得入門令婦人習爲大聲以傳教令一事陶謙傳皆笮融奉佛造像浴佛等事此可以彼此參觀者也惟荀彧一傳陳壽以其爲操謀主已列魏臣傳內蔚宗以其乃心王室特編入漢臣此則其主持公道處壽志雖列之于魏臣而傳末云彧死之明年曹公遂加九錫可見彧不死操尚不得僭竊也則蔚宗之編入漢臣

自是公論也至二書所紀事蹟有彼此不同者袁紹傳壽志謂何進召董卓范書謂袁紹勸何進召董卓呂布傳壽志謂布畏惡涼州人以致李傕郭汜之亂范書謂王允不赦涼州人以致激變呂布傳壽志謂布投袁術術拒而不納乃投袁紹范書謂布投術後忿兵抄掠術患之布不安去從張揚董卓傳李傕劫帝幸其營壽志謂傕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范書謂帝使楊彪張嘉和傕汜汜留質公卿荀彧傳壽志謂以阻九錫事留壽春以憂薨范書謂彧病留壽春曹操遣人饋之食發之乃空器也遂飲藥而卒二書不同蓋皆各有所據固可兩存其說又袁紹傳韓馥以冀州讓紹壽志載沮授

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名播海內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今若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凡用八則字范書則删却前四則字以歸簡淨不知史記中本有此叠字法也史記夏侯嬰傳嬰初從高祖即爲太僕常奉車以下歷敘其常奉車者五又敘其以太僕從者十正見其親近用事不以繁複爲嫌也

三國志書法

自左氏司馬遷以來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後世官修之書也陳壽三國志亦係私史據晉書本傳壽歿後尚書郎范頵等表言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于是詔洛陽令就其家寫書可

見諸修成後始入于官也然其體例則已開後世國史記載之法蓋壽修書在晉時故于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迴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旣欲爲晉迴護不得不先爲魏迴護如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爲丞相爲魏公爲魏王之類一似皆出于漢帝之酬庸讓德而非曹氏之攘之者此例一定則齊王芳之進司馬懿爲丞相高貴鄉公之加司馬師黃鉞加司馬昭袞冕赤舄八命九錫封晉公位相國陳留王之封昭爲晉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以及禪位于司馬炎等事自可一例敘述不煩另改書法此陳壽創例之本意也其他體例亦有顯爲分別者曹魏則立本紀蜀吳二主

則但立傳以魏為正統二國皆僭竊也魏志稱操曰太祖封武平侯後稱公封魏王後稱王曹丕受禪後稱帝而于蜀吳二主則直書曰劉備曰孫權不以隣國待之也蜀吳二志凡與曹魏相涉者必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見魏非其與國也魏書于蜀吳二主之死與襲皆不書如黃初二年不書劉備稱帝四年不書備薨于禪即位太和三年不書孫權稱帝也蜀吳二志則彼此互書如吳志黃武二年書劉備薨于白帝城蜀志延熙十五年吳主孫權薨其于魏帝之死與襲雖亦不書而于本國之君之即位必記明魏之年號如蜀後主即位書是歲魏黃初四年也吳孫亮之即位書是歲魏嘉

平四年也此亦何與于魏而必係以魏年更欲以見正統之在魏也正統在魏則晉之承魏爲正統自不待言此陳壽仕于晉不得不尊晉也然吳志孫權稱帝後猶書其名蜀志則不書名而稱先主後主陳壽曾仕蜀故不忍書故主之名以別于吳志之書權亮休皓也此又陳壽不忘舊國之微意也（[illegible]人所劉元德帝於蜀以昭烈則不可即稱蜀漢而陳壽改漢爲蜀又不稱昭烈而稱先主蓋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也然其稱先主後主以別於吳究是用意處）

三國志多迴護

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爲天子巡狩旣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特爲尊者諱也至於弒君弒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

假借所以垂誡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迴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爲成式直以爲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迴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漢獻帝遜位魏封爲山陽公及薨追謚爲漢孝獻皇帝魏紀即稱之爲獻帝不曰山陽公也魏常道鄉公遜位晉封爲陳留王及薨亦追謚爲元皇帝則魏紀亦應稱爲元帝乃僅以陳留王紀事而絕無元帝之稱則已異于山陽書法矣司馬師之廢齊王芳也據魏略云師遣郭芝入宮太后方與帝對奕芝奏曰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

太后但當順旨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耶太后乃付以璽綬是齊王之廢全出于師而太后不知也魏紀反載太后之令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矣至高貴鄉公之被弑也帝以威權日去心不能甘發甲于淩雲臺親討司馬昭昭令賈充拒之時相府兵尚不敢動充即諭成倅成濟曰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此事見漢晉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語魏末傳是司馬昭實爲弑君之首乃魏志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絕不見被弑之迹反載太后之令言高貴鄉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并載昭奏稱公率兵向臣

臣即勅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結正其罪等語轉似不知弑君之事而反有討賊之功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于晉不敢不爲晉諱也至曹魏則歷朝之事何必亦爲之諱乃曹操之征陶謙據世語謂操父嵩在泰山華縣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資送兗州謙密遣數十騎掩殺操弟德于門下嵩穿後垣欲逃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出嵩與妾遂皆被害是嵩之被難實謙使人殺之也曹瞞傳亦謂嵩子操起兵嵩不肯從與少子避難琅邪爲陶謙所殺應劭傳亦謂嵩與少子德避難琅邪應劭遣兵迎之未到而陶謙素怨操使輕騎追殺嵩德韋曜吳書則謂謙本遣張闓護送闓見嵩輜重多乃殺嵩取其貲奔淮南

之被殺由國之利其財而非謙本意也按謙生平非有利忌害者且嵩未被害之前操未嘗加兵於徐州則劭傳所謂謙怨操數擊之者殊非實事而吳書所記必係闕南奔後自言其事當屬可信後漢書謙傳亦謂別將守陰平者利其貲貨遂襲殺嵩而壽作陶謙傳則專據世語謂嵩爲謙所害故操志在復讐此則因操之征謙所過無不屠戮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鷄犬無餘故坐謙以殺嵩致討之罪而不暇辯其主名也魏文帝甄夫人之卒據漢晉春秋謂由郭后之寵以至于死殯時被髮覆面以糠塞口是甄之不得其死可知也而魏文紀但書夫人甄氏卒絕不見暴亡之迹又魏明帝太和

二年蜀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眞張郃大破之于街亭魏紀固已大書特書矣是年冬亮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則不書三年亮遣陳式攻克武都陰平二郡亦不書以及四年蜀將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五年亮出軍祁山司馬懿遣張郃來救郃被殺亦皆不書并郭淮傳亦無與魏延交戰之事此可見其書法專以諱敗誇勝爲得體也乃至蜀後主傳街亭之敗亦不書但云亮攻祁山不克而已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廻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又魏武紀及袁紹傳官渡之戰紹遣淳于瓊等萬人運糧操自率兵破斬瓊

來還營而紹將高覽張郃來降紹衆遂大潰是因郃覽
等降而紹軍潰也張郃傳則謂郃告紹遣將急救瓊郭
圖曰不如先攻其本營操必還救紹果遣輕騎救瓊自
以大兵攻操營不能下而操已破瓊紹軍潰郭圖譖郃
曰郃快軍之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操是郃因紹軍潰
後懼郭圖之譖而降操也紀傳皆陳壽一手所作而岐
互如是蓋壽以郃為魏名將故于其背袁降曹之事必
先著其不得已之故為之解說也又華歆奉曹操令入
宮收伏后后藏壁中歆就牽后出遂將后下暴室暴崩
而歆傳絕不載劉放孫資在中書久掌機密夏侯獻曹
肇等惡之指殿中雞棲樹曰此亦久矣其復能幾此猶

出于忌者之口至蔣濟爲魏名臣而疏言左右之人未必賢于大臣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恭慎不敢外交而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而向之是可見放資二人之竊弄威福矣其後乘明帝臨危請以司馬懿輔政遂至權移祚易故當時無不病二人之奸邪誤國晉書荀勗傳論者以勗傾國害時爲孫資劉放之亞可知二人之名至晉時猶爲世所詬詈也而壽作二人合傳極言其身在近密每因羣臣諫諍多扶贊其義并時陳損益不專導諛言是亦以放資爲正人與當時物議大相反也蓋二人雖不忠于魏而有功于晉晉人德之故壽爲作佳

傳是不惟于本紀多所諱并列傳中亦多所諱矣

三國志書事得實處

三國志雖多迴護而其剪裁斟酌處亦自有下筆不苟者參訂他書而後知其矜慎也袁宏漢紀曹操薨子丕襲位有漢帝命嗣丞相魏王一詔壽志無之獻帝傳禪代將有李伏劉廙許芝等勸進表十一道丕下令固辭亦十餘道壽志亦盡刪之惟存九錫文一篇禪位策一道而已故壽書比宋齊梁陳諸書較爲簡淨董卓之亂曹操尚未輔政故魏紀內不能詳敘而其事又不可不記則于卓傳內詳之此敘事善于位置也至甄后之死本紀雖不言其暴亡而后傳中尚明言文帝踐阼郭后

李陰貴人並愛幸甄失志出怨言帝怒遂賜死是雖諱之于紀猶載之于傳也郭后之死漢晉春秋謂文帝寵郭而賜甄死即命郭母養其子明帝明帝知之即位後數向郭后問母死狀后曰先帝自殺何責問我帝怒遂逼殺之使如甄后故事以斂魏略則謂甄臨殁以明帝托李夫人及郭太后崩李夫人始說甄被譖慘死不得大斂之狀帝哀感流涕令殯郭太后一如甄法由前之說則郭被明帝逼死也由後之說則郭死後明帝始知舊事而以惡殯也按明帝即位郭爲皇太后凡九年始崩若明帝欲報怨豈至如許之久則逼殺之說當是訛傳或死後因李夫人之言而斂不以禮或生前明帝雖

恨之而以先帝所立猶崇以虛名徙之許昌而未嘗逼
殺也魏自文帝已都洛陽明帝更大營洛陽宮室何以
帝居洛陽而太后超許此可見當日情事矣壽志于明
帝紀書皇太后崩郭后傳亦但云太后崩于許昌葬首
陽陵西絕不見其被害之迹蓋甄之賜死係實事故傳
書之郭之逼殺係訛傳故傳不書亦足見記事之慎也
而以崩于許昌四字略見其不在宮闈此又作史之微
意也正元二年毋丘儉反世語謂司馬師奉天子征儉
儉既破天子先歸裴松之遍考諸書惟諸葛誕反時司
馬昭挾太后及常道鄉公征之故詔有云今宜太后與
朕暫臨戎也征毋丘儉時則常道鄉公並未親行壽志

但云司馬景王征儉斬其首而不言帝親征亦見其考訂之核也魚豢魏略謂劉備在小沛生子禪後因曹公來伐出奔禪時年數歲隨人入漢中有劉括者養以爲子已娶妻生子矣禪記其父字元德比隣又有簡姓者會備得益州使簡雍到漢中禪見簡簡訊之符驗以告張魯魯乃送禪于備按後主生于荊州當長坂之敗方在襁褓趙雲抱而奔得免其後即位時年十七即位之明年諸葛亮領益州牧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此可証也若生于小沛時則已三十餘歲矣陳壽撰諸葛集書即位時年十七而並無奔入漢中爲人養子之事魏略謂諸葛亮先見劉備備以其年少輕之亮說

及荆州人少當令客戶皆著籍以益衆備由此知亮然
亮出師表謂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于草廬之中是
備先見亮非亮先見備也壽志亮本傳徐庶謂先主曰
諸葛孔明臥龍也可就見不可屈致由是先主遂詣亮
凡三往乃見如此之類可見壽作史時不惑于異說又
孫策出行爲許貢客所射中創而死江表傳志林搜神
記皆以爲策殺道士于吉之報壽作策傳獨以爲妖妄
削而不書亦見其有識

三國志立傳繁簡不同處

陳壽立三國諸臣傳較舊史有增有刪如魏略賈逵傳
尚有李孚楊沛二人同卷壽志無此二人魏武故事載

屯田之策起于棗祗成于任峻壽志則有峻而無祗又吳黃武四年丞相孫邵卒以顧雍為丞相是邵為相在雍之前乃雍有傳而邵無傳志林謂邵與張惠恕不睦作史者韋曜乃惠恕黨也故不為立傳而壽志亦遂遺之然則壽志立傳悉本舊史舊史所無者概不書也然如孚沛祗等舊史所有者何又刪之或以其無事蹟可紀耶至蜀後主將出降其子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禪不聽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事見漢晉春秋此豈得無傳乃壽志僅于後主傳內附見其死節而王子傳內不立專傳未免太略也亦有以附傳見其詳者如倉

諸葛傳後歷叙吳薛任炳顏斐令狐邵孔乂等以其皆魏
吏而類叙之蜀楊戲有季漢輔臣贊并載于戲傳後其
中有壽所未立傳者則于各人下註其歷官行事以省
人人立傳之煩又採益部耆舊傳內增王嗣常播衛繼
三人出是蜀臣略無遺矣吳志陸凱傳增其諫孫皓二
十事一疏本得之傳聞者故云予從荆揚來得此疏問
之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且其文切直恐非皓所肯受
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上及病篤皓遣董朝來視
疾因以付之虛實難明然以其指摘皓事足爲後戒故
列于凱傳之後云是其編纂亦多詳慎也至方伎傳內
如華佗則叙其治一證即效一證管輅則叙其占一事

即驗一事獨于朱建平傳總敘其所相者若干人而又總敘各人之徵驗于後此又作傳之變體亦另闢一法門也

三國志誤處

魏武紀建安二年汝南黃巾賊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操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是辟已就戮矣而建安五年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是辟初未嘗死但降于操至此又叛應紹也一紀中已歧互若此而于禁傳禁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夜襲操營禁擊破之斬辟邵等此事敘在從戰官渡之前即建安二年事也則辟實已死

也蜀先主傳操與紹相拒于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操應紹紹遣先主與辟等略許下則又是建安五年事而辟尚在也何以紀傳又適相符耶豈其時有兩劉辟耶高堂隆傳魏明帝大營宮室隆疏諫曰今吳蜀二賊稱帝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按蜀先主崩于魏文帝黃初四年何得于明帝時尚稱權備此必有誤字也吳孫輔傳其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云此段文字最不可解子喬乃瑾子出繼亮爲後者蓋子喬嘗

爲亮述松之爲人也然所謂依依于子弟及與亮器物果何謂也豈亮前奉使至吳時與松相識其後松又托喬附致器物于亮耶然文義究不明晰陸抗傳抗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白帝夔州城也關羽或亦地名蓋羽守荆州後人遂以其名名其地耳此尚非有誤夏侯惇傳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孫權二十四年曹操擊破呂布軍于摩陂召惇同載以寵異之按操擒布在建安二年距建安二十四年已二十餘載何得尚有破布之事考是時關羽圍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自洛陽親往應援未至而晃破羽羽已走操遂軍摩陂則惇傳所云呂布必關羽之訛也又吳志孫壹傳孫綝遣宗異潛兵襲

壹壹奔魏魏以爲車騎將軍封吳侯以故主齊王芳貴人邢氏妻之魏黃初三年死按黃初係魏文帝年號文帝至齊王芳被廢已二十餘年何得妻芳妃後又死于黃初也魏志壹之來降在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則其死當在景元咸熙間今曰黃初三年死亦必誤也

荀彧傳

荀彧傳後漢書與孔融等同卷則固以爲漢臣也陳壽魏志則列於夏侯惇曹仁等之後與荀攸賈詡同卷則以爲魏臣矣按董昭等以曹操功高議欲封魏公加九錫彧以爲操本起義兵匡漢室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是以是拂操意會征孫權乃表請彧勞軍

彧病留壽春操遣人餽食發之空器也遂飲藥而卒明
年操乃爲魏公是彧之心乎爲漢可知也論者或詞未
路雖以失操意而死而嘗其初去袁紹就操時值呂布
攻兗州彧爲操堅守鄄城及范東阿以待操詞昔漢高
先定關中光武先取河內以爲基此三城即操之關中
河[illegible]及又勸操迎天子詞晉文納襄王而定霸漢高
文[illegible]諸侯是早以帝王創業之事勸操何得
[illegible]帝遺董卓大亂之後四海鼎沸
[illegible]臣中非操不能削羣雄以
[illegible]盡力爲操即所以
[illegible]卑雖禦難于外乃

心焉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誠因此時奉
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宏
義以致英俊大德也是可知彧欲藉操以匡漢之本懷
矣且是時操亦未遽有覬覦神器之心也及功績日高
權勢已極董昭等欲加以上公九錫則非復人臣之事
彧亦明知操之心已懷僭妄而終不肯附和姑以名義
折之卒之見忌于操而飲藥以殉其爲劉之心亦可共
白於天下矣陳壽已入於魏臣內范蔚宗獨提出列於
後漢書傳論明言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
此實平心之論也壽于傳末亦云彧死之明年操遂爲
魏公則亦見彧不死操尚未敢爲此也則又公道自在

人心而不容誣衊者矣

又按臧洪自是漢末義士其與張超結交後與袁紹交兵之處皆無關於曹操也則魏紀內本可不必立傳而壽列之於張邈之次葢以其氣節不忍沒之耳蔚宗特傳於後漢書內不以壽志已有洪傳而遂遺之亦見其編訂之正

荀彧郭嘉二傳附會處

左傳載卜筮奇中處如陳敬仲奔齊繇詞有五世其昌有嬀之後將育于姜等語其後無一字不驗似繇詞專爲此一事而設者固文人好奇撰造以動人聽也陳壽三國志亦有似此者荀彧傳謂彧料袁紹諸臣田豐剛

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配不縱也不縱攸必爲變後審配果以攸家不法録其妻子攸怒遂背紹降操又郭嘉傳操與紹相持于官渡或傳孫策將襲許嘉曰策勇而無備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策果爲許貢客所殺此二事彧嘉之逆料可謂神矣然豈能知攸之必犯配之必激變策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而操若左券毋乃亦如左傳之穿鑿附會乎

陳壽論諸葛亮

陳壽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被髡故壽爲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眞無識之論也亮之

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定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爲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又於楊洪傳謂西土咸服亮之能盡時人之器能也廖立傳謂亮廢立爲民及亮卒立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傳亦謂平爲亮所廢及亮卒平遂發病死平常冀亮在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壽又引孟子之言以爲佚道使民雖勞

不怨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眞能述王佐心事至于用兵不能克捷亦明言所與對敵或値人傑加以衆寡不侔攻守異體又時無名將故使功業陵遲且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壽於司馬氏最多迴護故亮遺懿巾幗及死諸葛走生仲達等事傳中皆不敢書而持論獨如此固知其折服於諸葛深矣而謂其以父被髡之故以此寓貶眞不識輕重者

裴松之三國志註

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國異同以註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書成奏進帝覽而善之曰此可謂不朽矣其表云壽書銓敘可觀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

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其壽所不載而事宜存錄者罔不畢取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者並皆抄內以備異聞此松作註大旨在于搜羣之博以補壽之闕也其有訛謬乖違者則出已意辨正以附于註內今按松之所引書凡五十餘種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九州春秋戰略序傳張璠漢紀袁暐獻帝春秋孫思光獻帝春秋袁宏漢紀習鑿齒漢晉春秋孔衍漢魏春秋華嶠漢書靈帝紀獻帝紀獻帝起居注山陽公載記三輔決錄獻帝傳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蔡邕明堂論漢末名士錄先賢行狀汝南先賢傳陳留耆舊傳零陵先賢傳楚國先賢傳荀綽冀州記

襄陽記英雄記王沈魏書夏侯湛魏書陰澹魏紀魏文帝典論孫盛魏世籍孫盛魏氏春秋魏略魏世譜魏武故事魏名臣奏魏末傳吳人曹瞞傳魚氏典略王隱蜀記益都耆舊傳益部耆舊雜記華陽國志蜀本紀汪隱蜀記郭仲記諸葛五事郭頒魏晉世語孫盛蜀世譜韋曜吳書胡冲吳歷張勃吳錄虞溥江表傳吳志環氏吳紀虞預會稽典錄王隱交廣記王隱晉書虞預晉書干寶晉紀晉陽秋傳暢晉諸公贊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晉泰始起居注晉百官表晉百官名太康三年地理記帝王世紀河圖括地象皇甫謐逸士傳列女傳張隱文士傳虞喜志林陸氏異林荀勖文章敘錄文章志異物志

博物記列異傳高士傳文士傳孫盛雜語孫盛雜記孫盛同異評徐衆三國評袁子傳干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葛洪神仙傳衛恒書勢序張儼默記殷基通語顧禮通語摯虞決疑曹公集孔融集傳咸集嵇康集高貴鄉公集諸葛亮集王朗集庾闡揚都賦孔氏譜庾氏譜孫氏譜嵇氏譜劉氏譜王氏譜郭氏譜陳氏譜諸葛氏譜崔氏譜華嶠譜敘袁氏世紀鄭元別傳荀彧別傳禰衡傳荀氏家傳邴原別傳程曉別傳王弼傳孫資別傳曹志別傳陳思王傳王朗家傳何氏家傳裴氏家記劉廙別傳任嘏別傳鍾會母傳虞翻別傳趙雲別傳費禕別傳華佗別傳管輅別傳諸葛恪別傳何邵作王弼傳

繆襲撰仲長統昌言表傅元撰馬先生序會稽邵氏家
傳陸機作顧譚傳陸氏世頌陸氏祠堂像贊陸機所作
陸遜銘機雲別傳蔣濟萬機論陸機辨亾論凡此所引
書皆註出書名可見其採輯之博矣范蔚宗作後漢書
時想松之所引各書尚俱在世故有補壽志所不載者
今各書間有流傳已不及十之一壽及松之蔚宗等當
時已皆閱過其不取者必自有說今轉欲據此偶然流
傳之一二本以駁壽等之書多見其不知量也

廿二史劄記卷七

陽湖 趙翼 雲崧

漢復古九州

後漢書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魏志亦稱是年詔書并十四州為九州獻帝春秋謂省幽并州入于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入于雍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揚冀益雍九州按荀彧傳建安九年或說曹操宜復古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或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關右諸將必謂以次見奪將人人自保恐天下未易圖也操乃寢九州議至是乃重復之蓋是時幽并及關中諸郡國皆已削平操自為

張本欲盡以爲將來王畿之地故也觀于是年之前已割蕩陰朝歌林慮衛國頓邱東武陽發干館陶曲周南和任城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是年又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操爲魏公可見後九州正爲禪代地也

關張之勇

漢以後稱勇者必推關張其見於二公本傳者袁紹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曹操使張遼關羽救延羽望見良麾蓋即策馬刺良於萬人之中斬其首還紹將莫能當者當陽之役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以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

皆無敢近者二公之勇見於傳記者止此而當其時無有不震其威名者魏程昱曰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昱傳）劉曄勸曹操乘取漢中之勢進取蜀曰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則不可犯矣（曄傳）此魏人之服其勇也周瑜密疏孫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瑜傳）此吳人之服其勇也不特此也晉劉遐每擊賊陷堅摧鋒冀方比之關羽張飛（遐傳）苻秦遣閻負梁殊使於張元靚誇其本國將帥有王飛鄧羌者關張之流萬人之敵禿髮傉檀求人才於宋敞敞曰梁崧趙昌武同飛羽李庠膂力過人趙廞器之曰李元序一

時之關張也[晉書載記]宋檀道濟有勇力時以比關羽張飛[宋書檀道濟傳]魯爽反沈慶之使薛安都攻之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刺之應手而倒時人謂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南史安都傳]齊垣歷生拳勇獨出時人以比關羽張飛[齊書文惠太子傳]魏楊大眼驍果世以為關張弗之過也[魏書楊大眼傳]崔延伯討莫折念生既勝蕭寶寅曰崔公古之關張也[魏書崔延伯傳]陳吳明徹北伐高齊尉破胡等十萬衆來拒有西域人矢無虛發明徹謂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即出陣擲銑殺之[陳書蕭摩訶傳]

以上皆見於各史者可見二公之名不惟同時之人望而畏之身後數百年亦無人不震而驚之威聲所垂至

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虛也

借荆州之非

借荆州之說出自吳人事後之論而非當日情事也江表傳謂破曹操後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劉備而劉表舊吏士自北軍脱歸者皆投備備以所給地不足供從孫權借荆州數郡焉魯肅傳亦謂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操操聞權以地資備方作書落筆于地後肅邀關羽索荆州謂羽曰我國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權亦論肅有二長惟勸吾借元德地是其一短此借荆州之說之所由來而皆出吳人語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

假與人也荊州本劉表地非孫氏故物當操南下時孫氏江東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諸將咸勸權迎操權獨不願會備遣諸葛亮來結好權遂欲藉備共拒操其時但求敵操未敢冀得荊州也亮之說權也權即曰非劉豫州莫可敵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隨亮詣備并力拒操亮傳是且欲以備爲拒操之主而已爲從矣亮又曰將軍能與豫州同心破操則荊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時早有三分之說而非乞權取荊州而借之也赤壁之戰瑜與備共破操吳志華容之役備獨追操山陽公載記其後圍曹仁于南郡備亦身在行間蜀志未嘗獨出吳之力而備坐享其成也破曹後備詣京見權權以妹妻之瑜

密疏請留備于京權不納以爲正當延攬英雄是權方恐備之不在荆州以爲屏蔽也操走出華容之險喜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耳山陽公載記是操所指數者惟備未嘗及權也程昱在魏聞備入吳論者多以爲權必殺備昱曰曹公無敵于天下權不能當也備有英名權必資之以禦我昱傳是魏之人亦只指數備而未嘗及權也卽以兵力而論亮初見權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精甲共萬人劉琦戰士亦不下萬人而權所遣周瑜等水軍亦不過三萬人亮傳則亦非十倍于備也且是時劉表之長子琦尚在江夏破曹後備卽表琦爲荆州刺史權未嘗有異詞以荆州本琦地也時又南征四郡武

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琦死羣下推備爲荊州牧（蜀先主傳）備卽遣亮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收其租賦以供軍實（亮傳）又以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羽傳）張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在南郡（飛傳）趙雲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雲傳）遣將分駐惟備所指揮初不關白孫氏以本非權地故備不必白權權亦不來阻備也迨其後三分之勢已定吳人追思赤壁之役實藉吳兵力遂謂荊州應爲吳有而備據之始有借荊州之說抑思合力拒操時備固有資于權權不亦有資于備乎權是時但自救危亾豈早有取荊州之志乎羽之對魯肅曰烏林之役左將軍寢不脫介戮力破曹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肅傳）此不易

之論也其後吳蜀爭三郡旋即講和以湘水爲界分長沙江夏桂陽屬吳南郡零陵武陵屬蜀最爲平允而吳君臣伺羽之北伐襲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說以見其取所應得此則吳君臣之狡詞詭說而借荆州之名遂流傳至今并爲一談牢不可破轉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論也

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

人才莫盛於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衆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後世尚可推見其心迹也荀彧程昱爲操畫策人所

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絕不攘爲已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劉備爲呂布所襲奔于操程昱以備有雄才勸操圖之操曰今收攬英雄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然此猶非與操有怨者臧霸先從陶謙後助呂布布爲操所擒霸藏匿操募得之卽以霸爲瑯邪相青徐二州悉委之先是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兖州亂翕暉皆叛後操定兖州翕暉投霸至是操使霸出二人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操嘆其賢并以翕暉爲郡守霸傳操以畢諶爲兖州別駕張邈之叛劫諶母妻去操遣諶往諶頓首無二旣出又亡歸從呂布布破操生得諶衆爲之懼操曰人能孝於親者豈不忠於君乎吾

所求也以爲爵相操初舉魏种爲孝廉兖州之叛操謂种必不棄我及聞种走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及种被禽操曰惟其才也釋而用之（本紀）此等先臣後叛之人既已生擒誰肯復貸其命乃一一棄嫌錄用蓋操當初起時方欲藉衆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楊阜所謂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羣雄勢位已定則孔融許攸婁圭等皆以嫌忌殺之荀彧素爲操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甚至楊修素爲操所賞拔者以厚於陳思王而殺之崔琰素爲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殺之然後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從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矯僞以濟一時之用所謂以權

術相馭也至劉備一起事即爲人心所嚮少時結交豪傑已多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早資以財爲糾合徒衆之用領平原相劉平遣刺客刺之客反以情告救陶謙謙卽表爲豫州刺史謙病篤命以徐州與備備不敢當陳登孔融俱敦勸受之後爲呂布所攻投奔於操操亦表爲左將軍禮之甚重嗣以徐州之敗奔袁譚譚將步騎迎之袁紹聞備至出鄴二百里來迓及紹敗備奔劉表表又郊迎待以上賓之禮荆州豪傑多歸之曹兵來討備奔江陵荆州人士隨之者十餘萬是時身無尺寸之柄而所至使人傾倒如此程昱謂備甚得人心諸葛亮對孫權亦謂劉豫州爲衆士所慕仰若水之

歸海此當時實事也乃其所以得人心之故史策不見
第觀其三顧諸葛咨以大計獨有傅巖爰立之風關張
趙雲自少結契終身奉以周旋卽羈旅奔逃寄人籬下
無寸土可以立業而數人者患難相隨別無貳志此固
數人者之忠義而備亦必有深結其隱微而不可解者
矣其征吳也黃權請先以身嘗寇備不許使駐江北以
防魏師及猇亭敗退道路隔絕權無路可歸乃降魏有
司請收權妻子備曰我負權權不負我也權在魏或言
蜀已收其孥權亦不信君臣之相與如此至托孤於亮
曰嗣子可輔輔之不可輔則君自取之千載下猶見其
肝膈本懷豈非真性情之流露設使操得亮肯如此委

心相任乎亮亦豈肯爲操用乎惜是時人才已爲魏吳二國收盡故得人較少然亮第一流人二國俱不能得備獨能得之亦可見以誠待人之效矣至孫氏兄弟之用人亦自有不可及者孫策生擒太史慈即解其縛曰子義青州名士但所托非人耳孤是卿知已勿憂不如意也以張昭爲長史北方士大夫書來多歸美于昭策聞之曰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不在我乎此策之得士也周瑜薦魯肅權即用肅繼瑜權怒甘寧粗暴呂蒙謂鬥將難得權即厚待寧劉備之伐吳也或謂諸葛瑾已遣人往蜀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

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吳蜀通和陸遜鎮西陵權刻印置遜所每與劉禪諸葛亮書常過示遜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權又不自護其非權欲遣張彌許晏浮海至遼東封公孫淵張昭力諫不聽彌晏果為淵所殺權慚謝昭昭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猶辭疾權燒其門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乃滅火駐門良久載昭還宮深自刻責倘如袁紹不用沮授之言以至於敗則恐為所笑而殺之矣權用呂壹事敗又引咎自責使人告謝諸大將曰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盡言直諫所望于諸君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凡

百事要所當損益幸匡所不逮陸遜晚年爲楊竺等所譖憤鬱而死權後見其子抗泣曰吾前聽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以人主而自悔其過開誠告語如此其誰不感泣使操當此早挾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見而老羞成怒矣此孫氏兄弟之用人所謂以意氣相感也

禪代

古來只有禪讓征誅二局其權臣奪國則名篡弒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於周公輔成王以攝政踐阼然周公未嘗有天下也至曹魏則既欲移漢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弒之名於是假禪讓爲攘奪自此例一開

而晉宋齊梁北齊後周以及陳隋皆傚之此外尚有司馬倫桓元之徒亦援以爲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誅起而亦假代王之禪朱溫更以盜賊起而亦假哀帝之禪自曹魏創此一局而奉爲成式者且十數代歷七八百年真所謂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然其間亦有不同者曹操立功漢朝已加九錫封二十郡爵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然及身猶不敢稱帝至子丕始行禪代操嘗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乎此可見其本志非飾說也又魏書魏國既建諸將皆爲魏臣獨夏侯惇尚爲漢臣惇上疏不敢當不臣之禮操曰區區之魏而敢屈君爲臣乎是操爲魏王時猶與漢臣爲同列也　司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錫不敢受師更加黃鉞劍履上殿亦不敢受昭進位相國加九錫封十郡爵晉公亦辭至十餘次晚始受

晉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稱帝至其子炎始行禪代及劉裕則身爲晉輔而即移晉祚自後齊梁以下諸君莫不皆然此又一變局也丕代漢封獻帝爲山陽公未嘗加害直至明帝青龍二年始薨炎代魏封帝奐爲陳留王亦未嘗加害直至惠帝大安元年始薨不特此也司馬師廢齊王芳爲邵陵公亦至晉泰始中始薨司馬倫廢惠帝猶號爲太上皇居之於金墉城桓元廢安帝爲平固王遷之於尋陽又劫至江陵亦皆未嘗加害故不久皆得返正自劉裕篡大位而即戕故君以後齊梁陳隋北齊後周亦無不皆然此又一變局也去古日遠名義不足以相維當曹魏假稱禪讓

以移國統猶倣唐虞禪事以文其奸及此例一開後人即以此例爲例而并忘此例之所由倣但謂此乃權臣易代之法益變本而加厲焉此固世運人心之愈趨愈險者也按劉裕後亦尚有循魏晉故事者高歡在東魏封渤海王都督中外諸軍事進位相國錄尚書事歡力辭不受因玉璧之敗并表解都督其九錫殊禮乃死後追贈者宇文泰在西魏累加至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大冢宰封安定王不受以安定公終其身是尚能守臣節者又曹操奉獻帝都許而身常在鄴高歡亦奉孝靜帝都鄴而身常在晉陽與曹操相似司馬懿父子常挾魏帝在洛宇文泰亦奉西魏諸帝在長安與司馬氏相似 今撮敘各朝禪代故事於後

按裴松之三國志註引魏略曹丕受禪時漢帝下禪詔及冊書凡三丕皆拜表讓還璽綬李伏等勸進者一許芝等勸進者一司馬懿等勸進者一桓楷等勸進者一尚書令等合詞勸進者一劉廙等勸進者一

劉若等勸進者一輔國將軍等百二十人勸進者一博士蘇林等勸進者一劉廙等又勸進者一丕皆下令辭之最後華歆及公卿奏擇日設壇始即位此雖一切出於假偽然猶見其顧名思義不敢遽受有揖讓之遺風至司馬炎既受禪陳留王遷居於鄴以事上表炎猶下詔曰陳留王志尚謙冲每事上表非所以優崇之也自後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及元帝南渡營繕宮室尚書符下陳留王出夫荀奕奏曰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答表曰書賜物曰與豈可令出夫役以前朝殘裔而臣下猶敢爲之執奏可見是時尚有虞賓之意拔山陽公居河內至

晉時始罷督軍除其禁制又除漢宗室禁錮是遜位

後魏仍有人監之也按後漢書東海王彊沛王輔東平王蒼之後至魏受禪猶皆封爲崇德侯陳留

王遜位後晉令山濤護送至鄴瑯邪王伷嘗監守鄴

城是晉於陳留王亦有監制之法然皆未嘗加害也

劉裕急於禪代以讖文有昌明之後又有二王之語

遂酖安帝而立恭帝未幾即令遜位有司以詔草呈

帝帝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

載今日之事固所甘心乃出居于秣陵宮裕封帝爲

零陵王帝常懼禍與褚妃自煮食於牀前裕使妃兄

褚淡之往視妃妃出與相見兵士即踰垣入進藥于

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爲人身乃以被

捲殺之

蕭道成以宋廢帝無道使王敬則結楊玉夫等弒之迎順帝即位甫三年即禪代封順帝爲汝陰王居丹徒宮使人衛之順帝聞外有馳馬聲甚懼監者殺之而以疾告齊人賞之以邑

蕭衍以齊東昏無道舉兵入討奉和帝以號令既圍京師東昏爲黃泰平等所弒衍入京迎和帝至姑熟使人假帝命以禪詔來遂即位封和帝爲巴陵王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使帝居之因沈約言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而摺殺之

陳霸先旣禪代使沈恪勒兵入宮害梁敬帝恪辭曰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如許事霸先乃令劉師知入詐帝令出宮帝覺之繞床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旣而報霸先曰事已了

高洋將禪代使襄城王昶等奏魏孝靜帝曰五行之運迭有盛衰請陛下法堯禪舜帝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位又曰若爾須作詔書崔劼等曰詔已作訖即進帝書之帝乃下御座入後宮泣別皇后以下皆哭帝曰今日不減漢獻帝常道鄉公遂遷於司馬子如宅洋行幸常以帝自隨竟遇酖而崩

宇文泰在西魏以孝武帝宮闈無禮使人酖之而立文帝文帝崩立廢帝帝因泰殺元烈有怨言泰遂廢之出居雍州廨舍亦以酖崩（北史不載事見通鑑）泰復立恭帝卽位三年泰死其從子護當國使帝禪位於泰子覺覺封帝為宋公出居大司馬府尋崩（諸書皆不載其死狀然正月封而二月卽殂蓋亦非善終也）楊堅因周宣帝崩鄭譯等矯詔使堅受遺輔政立靜帝帝年八歲堅卽誅戮宇文氏未幾亦假靜帝禪詔奪其位封帝為介國公邑萬戶上書不稱表答表不稱詔北史謂有其文事竟不行是年二月遜位五月卽殂周書云隋志也則亦不得其死也

唐高祖兵入長安立恭帝次年亦以恭帝詔禪位封恭帝爲酅國公至明年五月始殂隋書北史通鑑俱不言其死狀

朱溫逼唐昭宗遷洛陽使蔣元暉弑之而立哀帝帝封溫爵魏王以二十一軍爲魏國備九錫溫怒不受使人告蔣元暉與何太后通遂殺元暉弑太后哀帝使宰相張文蔚等押傳國璽玉冊金寶儀仗法物至汴勸進溫遂即位封哀帝爲濟陰王次年正月弑之

魏晉禪代不同

曹之代漢司馬氏之代魏其迹雖同而勢力尚有不同者曹操自克袁尚後即居於鄴天子所都之許昌僅留

長史國淵王必等先後掌丞相府事其時獻帝已三四十歲非如冲主之可無顧慮也然一切用人行政與師討伐皆自鄴出令莫敢有異志司馬氏輔魏則身常在相府與魏帝共在洛陽無論懿專政未久即師昭兄弟大權已在手且齊王芳高貴鄉公髦常道鄉公奐皆幼年繼位似可不必戒心然師討毋丘儉留昭鎮洛陽及病篤昭始赴軍師既卒魏帝命昭統兵鎮許昌昭仍率兵歸洛不敢遠在許下也諸葛誕兵起昭欲遣將則恐其不可信而親行又恐都下有變遂奉皇太后及高貴鄉公同往督軍是可見其一日不敢離城社也嘗推其故操當漢室大壞之後起義兵誅暴亂漢之臣如袁紹

呂布劉表陶謙等能與操爲敵者多手自削平或死或誅其在朝者不過如楊彪孔融等數文臣亦廢且殺其餘列侯將帥皆操所擢用雖前有董承王子服吳子蘭种輯吳碩後有韋晃耿紀金禕欲匡漢害操而皆無兵權動輒撲滅故安坐鄴城而朝政悉自己出司馬氏則當文帝明帝國勢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竊威權其時中外臣工尙皆魏帝所用之人內有張緝蘇鑠樂敦劉賢等伺隙相圖外有王凌母丘儉諸葛誕等相繼起兵聲討司馬氏惟恃挾天子以肆其奸一離京輦則禍不可測故父子三人執國柄終不敢出國門一步亦時勢使然也然操起兵於漢祚垂絕之後力征經營延

漢祚者二十餘年然後代之司馬氏當魏室未衰乘機竊權廢一帝弒一帝而奪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語矣

九錫文

每朝禪代之前必先有九錫文總敘其人之功績進爵封國賜以殊禮亦自曹操始按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錫然其文不過五百餘字非如潘勗爲曹操撰文格式也勗所撰乃仿張竦頌莽功德之奏逐件鋪張至三五千字勗文體裁正相同其後晉宋齊梁北齊陳隋皆用之其文皆鋪張典麗爲一時大著作故各朝正史及南北史俱全載之今作者姓名尚有可考者操之九錫文據裴松之三國志註乃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詞也以後各朝九錫文皆倣其文爲式曹丕受禪時以父已受九錫故不復用其

一切詔誥皆衛覬作傳覬晉司馬昭九錫文未知何人所作其讓九錫表則阮籍之詞也傳籍劉裕九錫文亦不詳何人所作據傳亮傳謂裕征廣固以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所作則九錫文必是亮筆也蕭道成九錫文據王儉傳齊高爲太尉以至受禪詔策皆儉所作則九錫文是儉筆也蕭衍九錫文據任昉傳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作又沈約傳武帝與約謀禪代命約草其事約即出懷中詔書帝初無所改又邱遲傳梁初勸進及殊禮皆遲文則九錫文總不外此三人也陳霸先九錫文據徐陵傳陳受禪詔策皆陵所爲而九錫文尤美是陵作九錫文更無疑也高洋九錫文據魏收傳則收所

作也他如司馬倫亦有九錫文倫旣敗齊王冏疑出傳祗將罪之後檢文草非祗所爲乃免祗傳又以陸機在中書疑九錫文禪位詔皆機所作遂收機成都王穎救之得免機傳而鄒湛傳謂趙王倫篡逆湛子提與機共作禪文則九錫文必是機筆也桓溫病求九錫文朝廷命袁宏爲文以示王彪之彪之嘆其美而戒勿示人謝安又屢使改之遂延引時日及溫死乃止彪之傳桓元篡位卞範之及殷仲文預撰詔策其禪位詔範之之詞也九錫文則仲文之詞也見範之仲文傳此皆見于各史列傳者至于曹丕授孫權九錫孫權加公孫淵九錫劉曜授石勒九錫石宏授石虎九錫石世授石遵九錫符登授乞伏乾歸九

侯[illegible]與授焦縱九錫其文與作者俱不可考然亦可見當時篡亂相仍動用殊禮僭越冒濫莫此爲甚矣

漢書武帝紀諸侯貢士得人者謂之有功乃加九錫張晏註曰九錫經無明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臣贊曰九錫備物覇者之盛禮然皆不言九錫出處據後漢書章懷註謂九錫本出於緯書禮含文嘉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按周制本有錫命之禮如詩左傳所載盧弓矢秬鬯一卣彤弓矢千是也緯書彷之而演爲九耳

一人二史各傳

一人而傳於兩史如後漢之董卓公孫瓚陶謙袁紹劉表袁術呂布等當陳壽撰三國志時以諸人皆與曹操並立且事多與操相涉故必立傳於魏志而敘事始明劉焉乃劉璋之父其地則昭烈所因也欲紀昭烈必先傳璋欲傳璋必先傳焉故亦立其傳於蜀志之首及范蔚宗修後漢書則董卓等皆漢末之臣苟彧雖爲操畫策而心猶爲漢皆不得因三國志有傳遂從刪削所以一人而兩史各有傳也此事惟晉宋二書界限最清緣沈約修宋書以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等雖與劉裕同起義而志在匡晉初非宋臣故不入宋書及唐初修晉書遂爲毅等立傳自無複出之病也陶

潛隱居完節卒于宋代故宋書以爲隱逸之首然潛以家世晉臣不復仕宋始終爲晉完人自應入晉書內故修晉書者特傳于晉隱逸之末二史遂並有傳此宋書之借而非晉書之奪也至李延壽作南北史係一手編纂則南人歸北北人歸南者自可各就其立功最多之處傳之而其先仕於某國則附見傳內不必再立一傳於某國也乃毛修之自宋流轉入魏後卒於魏則但立傳北史可矣而南史又傳之朱修之自宋入魏後又逃歸以功封南昌縣侯則但立傳南史可矣而北史又傳之以及薛安都裴叔業等莫不皆然何其漫無裁制也又裴矩在隋朝事蹟甚多且隋書矩傳內已敘其入唐

仕宦之處則唐書不必再傳矣而又傳之亦贅

晉書

唐初修晉書以臧榮緒本爲主而兼考諸家成之今據晉宋等書列傳所載諸家之爲晉書者無慮數十種其作於晉時者武帝時議立晉書限斷荀勖謂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於晉賈謐請以泰始爲斷事下尚書議張華等謂宜用正始從之（賈謐傳）武帝詔自泰始以來大事皆撰錄秘書寫副後有事即依類綴緝（武帝紀）此晉書之權輿也自後華嶠草魏晉紀傳與張載同在史官永嘉之亂晉書存者五十餘卷（華嶠傳）干寶著晉紀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稱良史（干寶傳）謝沉著晉

晉三十餘卷沈傳傅暢作晉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暢傳荀綽作晉後書十五篇綽傳束晢作晉書帝紀十志孫盛作晉陽秋詞直理正桓温見之謂其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懼禍乃私改之而盛所著已有二本以其一寄慕容儁後孝武博求異聞又得之與中國本多不同盛傳王銓私錄晉事其子隱遂諳悉西晉舊事後與郭璞同爲著作郎撰晉史時虞預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故事借隱書竊寫之庾亮資隱紙筆乃成書隱文鄙拙其文之可觀者乃其父所撰不可解者隱之詞也隱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

帝於三國之時則以蜀為正統魏武雖承漢禪而其時孫劉鼎立未能一統天下也尚為篡逆至司馬昭平蜀乃為漢亾而晉始興焉(鑿齒傳)其晉以後所作者宋徐廣撰晉紀十六卷(廣傳)沈約以晉一代無全書宋泰始中蔡興宗奏約撰述凡二十年成一百十卷(約傳)謝靈運亦奉敕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靈運傳)王韶之私撰晉安帝春秋既成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郎使續成後事訖義熙九年其序王珣貨殖王欽作亂事後珣子和貴韶之書懼為所害(韶之傳)荀伯子亦助撰晉史(伯子傳)張緬著晉鈔三十卷(緬傳)臧榮緒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共一百十卷(榮緒傳)劉彤集衆家晉書註干寶晉紀為四十卷(劉昭傳)蕭子

雲著晉書一百十卷（子雲傳）此皆見於各傳者又唐書藝文志所載晉朝史事尚有陸機晉帝紀劉協注晉紀劉謙晉紀曹嘉晉紀鄧粲晉紀及晉陽秋檀道鸞晉春秋蕭景暢晉史草郭季產晉續紀晉錄之類當唐初修史時尚俱在必皆兼綜互訂不專據榮緒一書也

晉書二

論晉書者謂當時修史諸人皆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史論競為艷體此其所短也然當時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於文學其紀傳敘事皆爽潔老勁迥非魏宋二書可比而諸僭偽載記尤簡而不漏詳而不蕪視十六國春秋不可同日語也其列傳編訂亦

有斟酌如陶潛已在宋書隱逸之首而潛本晉完節之臣應入晉史故仍列其傳於晉隱逸之內愍懷太子妃王衍之女抱寃以死而太子妃不便附入后妃傳內則入之於列女傳此皆位置得當者各傳所載表疏賦頌之類亦皆有關係如劉寔傳載崇讓論見當時營競之風也裴頠傳載崇有論見當時談虛之習也劉毅傳載論九品之制有八損李重傳亦載論九品之害見當時選舉之弊也陸機傳載辨亡論見孫皓之所以失國也豪士傳見齊王冏之專恣也五等論見當時封建之未善也傅元傳載興學校務農功等疏固切于時政也段灼傳載申理鄧艾一疏閻纘傳載申理愍懷太子一疏

以二人皆寃死也江統傳載徙戎論固預知劉石之亂尤有先見也皇甫謐傳載釋勸論見其安於恬退也篤終論見厚塟之禍也摯虞傳載思游賦見其安命也今尺長於古尺論見古今尺度之不同也束晳傳載元居釋見其淡於榮進也潘尼傳載安身論見其靜退也釋奠頌有關儲宮之毓德乘輿箴有關帝王之保治也潘岳傳載閒居賦見其跡恬靜而心躁競也郭璞傳不載江賦南郊賦而獨載刑獄一疏見當時刑罰之濫也左貴嬪傳載愁思文楊皇后誄納繼室楊后頌以左芬本以才著也張載傳載七命一篇亦以其文人而著其才也衛恒傳載書勢一篇以恒本工書且備書法之源流

也惟劉頌傳載其所上封事至七八千字殊覺太冗張華傳載鷦鷯賦殊覺無謂華有相業不必以此見長也元帝紀後敘其父恭王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金生帝而夏侯太妃傳內不載諱其醜於傳而轉著其惡於紀亦屬兩失苻堅載記後附王猛苻融二人以其為堅功臣也苻朗不過一達士亦附一傳苻登載記後又附一索泮據泮傳又未嘗仕於堅與登也此二傳殊贅姚興載記忽敘西胡梁國兒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讌飲升還牀而歌此於興有何關係而拉雜及之毛德祖為宋功臣宋書已立傳唐修晉書自不必以宋臣附晉臣之內乃毛寶之傳後又敘德祖事甚詳蓋本毛氏家傳鈔

人之而未及刪節也隱逸中夏統一傳非正史記事體蓋當時人另作夏統別傳如五柳先生傳之類晉書遂全錄之不復增損閱史者靜觀自別之也

王導陶侃二傳褒貶失當

晉書惟王導陶侃二傳褒貶頗爲失中導爲元帝佐命功臣歷事三朝以宏厚鎮物固稱賢相當元帝初政時其從弟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其後敦以討刁協劉隗戴若思爲名稱兵向闕導率羣從待罪闕下帝亦諒導之心曰導大義滅親可以吾安東時節假之導傳是其心固信於君也孔愉在帝前極言導忠賢有佐命之勳愉傳周顗亦極言導忠誠申救甚力顗傳是其

心又信於友也然當敦入石頭王師戰敗敦問導曰周顗戴若思當登三司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耶導亦不答敦曰若不爾正應誅耳導亦無言敦遂誅周戴顗傳又王彬數敦曰兄抗旌犯順將禍及門戶敦大怒欲殺之導在坐勸彬謝彬竟不拜是導之於敦情好甚密既不阻其稱兵反欲借敦以誅除異己蓋渡江之初王氏兄弟布列中外其勢甚大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謠帝心忌之特用劉隗刁協戴若思等爲腹心排抑豪强疏忌王氏刁劉等勸帝出親信以鎭方隅乃用譙王丞爲湘州隗及若思爲都督隗協并請盡誅王氏隗等傳是以不惟敦惡之即導亦惡之而是時敦亦未敢

還有篡奪之舉觀其申雪導枉一疏全以刁劉等爲詞甘卓自襄陽將襲敦敦聞之曰甘侯慮吾危朝廷耶吾但除姦凶耳(卓傳)此敦初次起兵專欲除刁劉戴數人正與導意相合其後敦再起兵時病已危篤與兄含借行導與含書曰兄此舉謂可如往年大將軍乎往年姦人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敦傳)此直自吐衷懷謂敦之誅刁劉與己意同也又敦初次起兵時兵至石頭周札守石頭即開門納之以是敦兵勢盛而王師敗敦後又忌札宗强而殺之敦死後札家請雪卞壼等以札開門延賊不宜雪導獨曰札在石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開門延之正以忠於社稷(札傳)是更以敦之稱兵

爲臣救朝廷之失可見是時導雖不欲敦移國祚而欲敦誅刁劉等則其肝膈本懷夫帝卽偏信刁劉疏外王氏豈遂可肆其威脅乎顗之論曰人主非堯舜豈能無失人臣遂可舉兵正其失耶此論最爲嚴正則導之幸敦舉兵以除異已安得尚稱純臣也且導之可議者更不止於此導輔政委任羣小趙允賈寧等陶侃嘗欲起兵廢之庾亮亦欲舉兵黜之亮傳桓景諂導導昵之陶回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回傳成帝每幸導第猶拜導妻曹氏孔坦甚非之坦傳蘇峻賊黨匡術嘗欲殺孔羣或救之得免後術既降與羣同在導坐導令術勸羣酒以釋前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

而識者猶恨其目導有愧色尋傳此亦皆導之弛縱處而存者導傳論至比之管仲孔明謂管仲能相小國孔明能扶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始終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又於劉隗刁協傳論謂其專行刻薄使賢宰見疎以致物情解體是轉以激變之罪坐劉刁而導無譏焉殊未爲平允也至陶侃生平惟蘇峻祖約之反侃以不與顧命不肯勤王經温嶠等再三邀說始率兵東下此是其見小不達大義之處其他則盡心於國老而彌篤朝廷加以殊禮侃固辭又因病上表去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云云未没前一年已遜位歸國佐吏苦留之不果及疾篤將歸以後事付右司馬

王徽期出府門就船顧謂徽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侃傳是亦可見其超然於權勢矣本傳亦云侃季年常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而傳末乃云侃嘗夢生八翼上天門至第九重折翼而墜後督八州據上流握强兵有覬覦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傳論亦謂其潛有僭竊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是直謂其素有不臣之心因一夢而不敢也於導則略其疵累而比之管葛於侃則因其一夢而懸坐以無將之罪豈非褒貶失當乎